

◎梅乡诗韵长

□张轶敏

初学写作，下笔大胆，因为浅白，无所顾忌。慢慢的，下笔酣畅，恣意妄为，自我感觉良好，再加上旁边人的夸赞，什么才高八斗之类的，更觉得自己是才子一个。现在想来，那就是捧杀或者敷衍的话而已。等写作进入更深的层次，我才发觉真是越来越难，文字的力量、灵性、深度等，唯沉潜之心、坚韧不拔之志所能成就。

回顾我的写作之路，有一套书让我记忆深刻，有一群人让我至今难忘。那就是《梅乡诗韵》和这套书的编辑们。

《梅乡诗韵》是鄢陵县诗词界近十年来最权威、最有生命力的诗词专辑，目前已出版六期，刊印诗作近万首。这套书的刊发，在鄢陵掀起了诗

词创作的一个高潮，深耕了鄢陵文学的沃土，使鄢陵的诗词苑百花齐放。

在我看来，一个故事、一篇文章、一本书，都是有灵魂的。《梅乡诗韵》的灵魂在于一群人。这套书的编辑们有一张合影，坐在正中间的那个高个子老者，是刘根旺同志，旁边及后排分为张爱泉、轩鸿瑞、张瑞峥、牛英才、徐留山、王银安和我。后来，刘东喜等老师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除我之外，这些老师都是当地的文化名人。父亲当时得知我参与了《梅乡诗韵》的编辑工作，拍着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敏啊，这就叫碰班子，跟着这些老师能学很多东西，好好干！”

记得那是2011年的夏天，刘根旺同志召集大家到他的办公室开会，商讨要出一本书。我心里很忐忑，可还是硬着头皮去了。进了会议室，我发

现各位老师早就到了，正在热烈地讨论着书名。后来，大家一致推荐《梅乡诗韵》这个名字。刘根旺同志风趣地说：“这就像给孩子起名字，非常重要。鄢陵是蜡梅之乡，梅乡也是我们这群写诗人的心灵栖息的地方。”

想做成一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各位老师诗歌创作方面显示出了极大的热情。写诗的人大都有类似的经历，就是熬到后半夜，半梦半醒时脑子里突然冒出一句诗，赶紧起身，披衣下床，记录下来，生怕第二天起床就忘了。《论语·阳货》中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综观《梅乡诗韵》中的近万首诗歌，大多是赞美故乡和现在的美好生活，还有对人生的感悟。这些诗歌记录了当下原生态的生活，没有刻意雕琢的痕迹，读起来十分亲切，能看出诗人都是用了心、动了情

的。当时，马凯写了一篇《谈谈格律诗的“求正容变”》的文章，该文在编辑部引发了热议，为格律诗的创作松了绑，让大家的创作变得更加自由、开放。

谈到诗歌，就不能不说酒。编辑部的同志们肯定少不了聚餐，喝了酒当然少不了吟诗，于是就留下了“李白斗酒诗百篇，苏轼把酒问青天。刘伶喝醉醉三年，某某的酒量不一般”的顺口溜。文学的审美，有一种叫俗中雅。我印象最深的一次聚会，是《梅乡诗韵》第二辑出版后，我们用车把书从许昌往回拉，一路上漫天大雪，回到鄢陵，我们坐在小酒馆里，兴奋地翻阅着滚烫的文字，评论着王银安老师设计的封面，赞不绝口。大家端起酒杯，为了一首诗中的一个词，甚至一个字，争论得面红耳赤。那场面，如生命中的一朵蜡梅花，悄

然在雪中绽放，一缕清香飘进心灵的某个角落，烙在记忆的深处。

最近我工作很忙，可坚持每天晨起读书。天蒙蒙亮，我坐在书房里，沏上一壶岩茶，从书架上随手抽出一辑《梅乡诗韵》，大声诵读。新的一天从读诗开始，那叫一个幸福。说实话，老师们的诗歌都很优秀，我打算将来专门抽时间写一篇《梅乡诗韵》专辑的诗歌评论。对《梅乡诗韵》这套书情深至此，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这是时间和岁月的沉淀，让我生出了一种特殊的情愫。很多鲜活的日常细节，都需要在岁月中沉淀与发酵，才能像酒一样越来越醇。

《梅乡诗韵》及所有编辑部的老师，教会了我太多太多的东西，我无以回报，感恩之余，要更加诗意地栖息在花都大地上，潜心创作，为幸福生活锦上添花。

◎日记情缘

□李俊杰

23岁开始写日记，30多年不间断，180余本日记放满一个书柜，装订成20余个册子。他靠着这些日记，写了几本钧瓷专著，为弘扬中华文化特别是钧瓷文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就是温剑博。

7月，一个雨后的上午，我在神屋镇的温博钧瓷见到了温剑博。这座避开闹市、园林式的院子里异常幽静，月季、百日红竞相怒放，葡萄挂在木架上，果实累累，紫红相间，圆墩墩的核桃压弯了枝头，像热情好客的主人一样向客人含笑致意。这里假山瀑布，相映成趣；茂林修竹，曲径通幽。我和温剑博在古窑址前的休息点坐下，谈起他几十年不间断写日记的故事来。

温剑博1983年从漯河师范毕业，后回神屋教学。他有一个亲戚在国营钧瓷厂负责讲解钧瓷，空闲时他就到厂里去听讲解。偶然的机，他看到了一本《美出理想之表》的书，看后深受启发。当时，他属于文学发烧友，就

萌发了写些有关钧瓷的文章。有一天，他忍不住对初恋女友说：“我要写一本钧瓷方面的书。”女友调侃道：“吹的吧！你有那能力？”为了争口气，他就暗下决心非写成不可。他找师傅、找文人、找朋友，讨经验，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写钧瓷方面的书得有专业知识，还得勤奋好学。有人告诉他一条捷径，记日记，把每天看到的、听到的都记下来，等积累够了，也就成功了大半。从此，他除了教学外，今天跑窑口，明天去拜访大师，大家在一起谈的啥、议论的啥，他都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这样坚持了3年，他根据日记中记录的材料，写了一篇《钧瓷突围》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了。那一天，他兴奋极了。这次成功更使他对记日记和钧瓷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恰在这时，神屋镇要招一名钧瓷管理干部。他报了名，并把《钧瓷突围》拿给镇领导看。领导一看，立马拍板把他调到了镇里。

在镇里，温剑博抓环境、抓城管，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可他的初心是钧

瓷，一有空就往钧瓷厂跑，找熟人聊天儿、搞调研。工作再忙，日记他坚持写，还时不时在报纸上发文章。他的文章引起了县里主管领导的重视，调他到钧瓷二厂当厂长。20世纪90年代后期，他辞去厂长一职，到省里的文化交流中心工作。在这期间，他向世界乒乓球冠军邓亚萍介绍了禹州的钧瓷，并陪她到禹州为萨马兰奇挑选钧瓷，得到了邓亚萍的高度评价。后来，他到许昌创办了钧瓷文化交流中心。再后来，他干脆回到了神屋，建立了自己的窑口，开始了制瓷、烧瓷，进行钧瓷文化研究。

建立了自己的窑口，对温剑博的钧瓷研究有很大帮助。管的事多了，见的人多了，知道的事也越来越多了，可他的日记还是不停地写。说起他写日记的劲头，一般人学不来。盛夏的中午，在闷热的房间里，他一边擦着汗，一边伏案写日记。数九寒天，他迎着冷风去找师傅们谈话，回来顾不上吃饭马上写日记。夜深人静，人们早已进入甜蜜的梦乡，他还在精心梳理

资料，记下有价值的一切。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他憔悴了，却也变富有了。他的书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日记本，还有他根据日记整理发表的文章。他的专著《中国钧瓷宝鉴》《钧艺篇》《钧魂篇》《钧瓷三十品》等，也受到了专家和读者的好评。

翻看温剑博的日记，一篇一篇像流水账，什么都有，什么都记。钧瓷闲话，大师谈话记录，入窑烧窑，磨浆打泥，开会接待，种菜做饭等，无所不包。只要认真读，就能发现他的日记其实很有看头，既不是纯粹的日记，又不是纯粹的散文，而是二者兼而有之。他的日记有明确的时间、地点，遇到了啥人，发生了啥事，随意写，短小精悍，让人一看便知记的是什么。他的日记又颇具文采，文字优美，能看出有一定的文学功底。读他的日记还能有所悟。如他在2017年3月7日的日记《王道的感悟》中写道：“直到有一天，国学大师为钧瓷题写‘天人合一’，建议用哲学思维研究钧瓷艺术时，人

们才发现自己是多么无知；直到有一天，一位国学大师抚摸着钧瓷，喃喃自语这才是大学问时，我想知道那些自诩泰斗、专家的人，还要狂妄下去吗？”这段文字，读来颇有趣味，引人深思。

温剑博在古典文学方面的积累也颇为深厚。他在2019年9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追远向善之窑神诸公，昭穆伦序之殿圣堂，长仰祖德功德之无量，幸甚！冀在天之灵爽，鉴此缅怀，化损毁于再现，铸梦想于恢宏，裔凭鸿，拳拳报国，掏诚告奠，昭慰列祖列宗，宏祖盛德，永祚钧业，来格来歆。”韩美林看了他写的有关古窑的日记后，评价道：“文笔明白晓畅，且颇具文采。”这离不开温剑博丰富的钧瓷文化知识和古典文化积累。

整个上午，除了听温剑博的讲述外，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他的日记，一篇又一篇，一本又一本，直至中午。他纵览钧瓷界，博采古今，他的日记将文采、诗意、哲理相融合，篇篇皆有特色，使我获得钧瓷知识的同时，又获得了美的享受。

◎母亲的奖牌

□境心

从上学那天起，母亲就鼓励我们：“要下力学，争取得奖状，决不能像我一样当睁眼瞎。”为了不耽误我们上早自习，母亲总是早早起来做好饭，然后下地干活。一个学期终了，我们拿着奖状回家，母亲把它们端端正正地贴在堂屋东墙正中央，没事就看几遍，脸上露出开心的笑。

母亲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得奖状，还有金灿灿的奖牌。麦收时节刚回到老家，母亲便拿出大红的荣誉证书和一块奖牌摆在堂屋茶几上。原来，经过村推荐、镇评选，母亲被评为“最美乡村好婆婆”。上台领奖的那一刻，年过花甲的母亲有点儿害羞，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母亲一直说自己当年被媒人骗了，嫁到我们家才知道这是一个没有女人的家：奶奶死得早，三叔还小，大爷也是单身。没办法，我和妹妹早早断了奶，被送到姥姥家抚养，一直长到上学的年龄才回到

自己家。母亲家兄弟姊妹多，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她没上几天学，斗大的字不识几个。她自己吃尽了不识字的苦，便下定决心不让我们再当睁眼瞎。

母亲是勤快的。20世纪80年代，为了更好地养育子女，我们家不仅喂牛养马，还养猪养鸡，这些活口每天都需要母亲喂食。为了增加收入，家里还承包了同村人的土地。母亲和父亲一样，起早贪黑，辛劳一年，麦季收入全部作为承包费，只有不多的秋季收成才属于自家。为了让地高产，家里秋季不种懒庄稼，而是种棉花、烟叶、西瓜等。母亲像男人一样劳碌，家里的房子从土草房变成了砖瓦房，又换成了平房，最后到楼房，一砖一瓦都是她和父亲用汗水换来的。

母亲是善良的。这种善良体现在她的孝顺上，无论老一辈做事在别人看来怎么不公、言语怎么难听，她都敬重他们，始终待之以礼，什么时候也没有像其他村妇一样骂过老人。逢年过节，家里做了

什么好吃的，她总是先让我们给老人送去。这种善良体现在她的甘于吃亏上，无论别人多么强势或故作聪明，她都不与别人论短长，而是让他们自己觉得不好意思。邻里相处，她不曾与人吵过架拌过嘴。天长日久，在她的影响带动下，谁家做了好吃的或有什么稀罕东西，都会分享。

母亲是宽容的。她为人率直，心里没有弯弯绕绕，让人可以一眼看穿；她说话直白，不会看别人脸色，在村中能人眼里有点儿傻，甚至有点儿窝囊。她娘之间，她自己从不计较别人的精明挤兑。三叔那边遇到什么事情总爱往我们家跑，亲戚们来了，不管是不是常客，也多是选择在我们家落脚吃饭。母亲姊妹4个，姥爷在世时，来我们家的次数最多。平常姊妹之间有了隔阂，只有母亲敢在姥爷面前仗义执言。姥爷肠套叠做手术，是母亲为他输的血。等到儿子娶了媳妇，母亲自己做了婆婆，她也从不苟求媳妇，婆媳之间没有拌过嘴红

脸。老家的一片空地，被她种满了瓜果蔬菜，每次回去，都要给各家装一大兜。

母亲是坚韧的。母亲是个慢性子，偏偏父亲脾气急，居家过日子，难免锅碗瓢盆碰撞，母亲总是隐忍不发。即便有时气极回了娘家，看到幼小的我步行十几里路请她回家，出于可怜孩子，她选择了原谅与不计较。及至儿女成家有了孩子，母亲就像一颗螺丝钉，哪家需要就出现在哪里，不仅负责孩子的全天照顾，还主动承担一日三餐，从不叫苦喊累。回想成长路上，我几乎没有听到过母亲的叹息，清苦的生活因为母亲被调理出多种味道：玉米饼子被她加点儿油盐就是难得的美味，普通的红薯被她炒成可口的菜肴，一块南瓜、一把荆芥，可以被她做成鲜美的疙瘩汤，一个茄子、一把豆角，可以被她做成卤面……

如今生活好起来了，孙男孙女逐渐长大，可母亲还是闲不住。因为脱贫攻坚，老家周边有不少挣钱

门路。栽树苗、除杂草、采摘金银花、收红辣椒等，母亲每个月居然也有几百甚至上千元的收入。这些都被她攒起来，给子孙女们发成了压岁钱或奖学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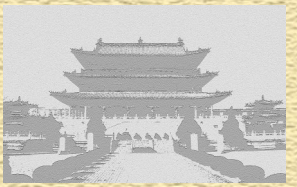
时至今日，身为儿女的我们已人到中年，老一辈也已作古，母亲在不知不觉间成了连接这个大家庭的纽带。近日偶然翻阅张晓风的一本散文集，再读《母亲的羽衣》，经典的是这几句：“哪一个母亲不曾是穿着羽衣的仙女呢？只是她藏好了那件衣服，然后用最黯淡的粗布把自己掩藏了，我们有时以为她一直是那样的。”仔细搜寻记忆，我真的不曾发现母亲有漂亮的羽衣，即便有，为了儿女，她也早把它换作了柴米油盐。

上周末，带领家人回老家看望母亲，大人闲聊间，儿子风风火火地从里间跑出来，说：“快看，荣誉证书，还有奖牌！”循声看去，正是母亲的奖牌和奖状。小家伙高高地举起奖牌，母亲脸上绽放出开心慈爱的笑……

总第一三五六期

六

春秋楼



“八一”颂歌

□黄盘根

南昌“八一”枪炮响，
起义大军斗志昂。
报国健儿皆英豪，
激战敌军生死忘。
先贤聚义谋胜路，
井冈山上红旗扬。
毛帅领军战强敌，
刀山火海无阻挡。
风雨长征创奇迹，
红军会师欢歌唱。
抗日谱写胜利篇，
三年内战灭蒋帮。
攻坚克难千千万，
终迎禹域得解放。
牢固金瓯强三军，
练兵备战保国邦。
疆域不允豺狼犯，
捍卫乾坤万年长。

人民军队颂

□张亚娜

巍巍井冈山南昌城，
“八一”军旗别样红。
开天辟地第一回，
人民有了子弟兵。
从无到有靠谁人？
伟大领袖毛泽东。
人民英雄子弟兵，
抗击日寇显威风。
解放战争灭老蒋，
抗美援朝保和平。
先烈疆场洒热血，
立下多少赫赫功。
边境枪声亮眼睛，
远远蓝天驾战鹰。
浩瀚海洋破风浪，
枪林弹雨冲先锋。
前赴后继勇战斗，
血肉之躯筑长城。
建设时期排头兵，
抗洪抢险没夜明。
垒堤筑坝流血汗，
抵挡暴雨和狂风。
保卫群众和家园，
初心不忘鱼水情。
抗击非典战疫情，
救死扶伤急先锋。
以命换命为人民，
艰苦危险有身影。
丰功伟绩万古颂，
人民军队筑长城。

游护城河

□郑良玉

老城换新颜，郭外绿水环。
鸟瞰白玉带，身临是花园。
水清楼影静，石坚雕护栏。
彩廊联双壁，金栈镶银滩。
碧丝垂烟柳，黄鹂鸣林间。
四时斗芳菲，粉黛竞娇妍。
盛夏景如画，莲颂诗百篇。
翠叶覆天镜，荡桨景观船。
船进浪花溅，揉碎水中天。
荷花映日红，笛奏百鸟喧。
人欢鱼跃波，风爽歌声甜。
当临华灯闪，黄绿赤橙蓝。
一览城河景，疑似非人间。
俱称苏杭美，许都可比肩。
雄起圆美梦，奋袂疾无前。